

# 草原上的事物

□ 海勃根那

## 云雀与蒙古百灵

在草原上，有两种鸣禽我总是分不清，一为云雀鸟，一为蒙古百灵，它们体型相像，都麻雀般大小，叫声却千回百转，非同寻常。从冰融雪化的春天，一直到行行大雁列队南迁，云雀鸟和蒙古百灵的啁啾是草原上最嘹亮悠扬的音符，听到它们的鸣啼就知道草原近了，万物复苏了，草长莺飞了，一岁枯荣了。

为了分辨它们，我曾经细心地观察过辽阔的天空上那一只只小小的身影。如果没出错的话，我以为那些总停留在空中鸣叫的小家伙应该是“额勒”（蒙古语：云雀），它们以天为幕，喜欢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。特别是求偶的季节，它们上下翻飞，一会儿高过云际，在流云的缝隙里，在目力几乎不及的浩渺的深空中尽情歌唱，一会儿又降落到某个制高点，像一枚小小的钉子一动不动地钉在天上，一成不变的是它那热烈而高亢的、繁复且起伏跌宕的歌喉，有时真让人担心，它小小的身体会因为激动，因为歌声用力过猛，而烈焰成一缕灰烬。

蒙古百灵则略有不同，它们很少像云雀那样堂而皇之悬停空中，更多时候，它们探头探脑地隐匿于草丛沙地，不需要什么舞台，只要一个土包就够了，就可以振翅而歌，只要它们愿意，随便便就能模仿各种鸟儿的叫声，甚至蛙虫之鸣，当然包括云雀。当一只额勒在天上动情婉转时，草地里若有另一只热忱呼应，那不一定是它的伴侣，更有可能是惟妙惟肖的“百灵学舌”。它激情四射，妙语连珠，翻唱好一通草原原住民的各种曲目，某一刻却突然闭上嘴巴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，然后疾步啄食草籽或昆虫而去。接下来，填饱肚皮的三两只蒙古百灵会贴着草坡和丘壑低飞，像无所事事的孩子那样东边捉迷藏，西边丢丢手绢，四处播撒它们曼妙的歌声。

我以上说的这些，其实只是蒙古百灵惯常的情形，千万不要以为它们不会展翅高飞，一旦来了兴致，小家伙们便像子弹那样弹射到空中，进而一拔冲天，我们甚至来不及看清楚是怎样做到的，就已直上九霄云外。此时，令我们惊奇的事情发生了：连影子都见不到的它们，竟然将嘹亮的啼鸣传到了地面，“空山不见鸟，但闻鸟语响”，那声音的穿透力也像一颗颗子弹，瞬息击中我们的心灵。

每次到草原去，我总会长久地仰望天空，寻找云雀和蒙古百灵的影子，我想看到它们高蹈于天空上的样子，向往它们与日月星辰那么接近，那是何等的逍遥与自由，何等的欣悦与欢喜，却是人类所不能及……这样想着，我以为它们更有可能是上天的使者，为了窃听草原的秘密，所以派出这些小精灵，用心模拟了草原的声音，然后带到了天上去。

## 草原上的马群

来呼伦贝尔之前，我从未见过那么多马，它们分群而栖，随处可见，有的十几匹，有的数十上百不等，大多处于半野生状态。当地的牧人，无论巴尔虎、布里亚特、达斡尔、鄂温克，抑或汉族人，都有养马的习俗，养马并非为了买卖和发家致富，而是出于喜爱。牧主人除了优胜劣汰地处理掉一些老弱病残之外，一般都任其繁殖。养马也较其他牲畜省事，一年四季野外放养，主人只需隔三岔五去寻寻它们的踪迹，或春天产驹、丰收节给马打烙印时才把它们圈回家里。所以，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马群还野性未泯，保持着原始族群关系，肆意游走于草原林海、湖河溪畔，冬啃霜雪，夏饮甘泉，自由自在，宛若天之骄子。尽显大自然所赋予的美丽天性，焕发出生命该有的勃勃生机。

如果说云雀和蒙古百灵是草原的音符，那么成群的骏马就是草原的魂魄。一片草原上若没有了马，那只会是一片没有灵魂的荒野，会缺乏俊美、高贵、飘逸，甚至奔腾和勇气。所以，我到草原去，总要探望这些马儿，就像探望隐于大野的至亲。我在任一马群的旁边坐上一会儿，看它们突突地打着响鼻，扬鬃甩尾拍打蚊蝇，偶尔三两匹顽皮嬉戏，你追我咬叽叽喳喳。夜晚将至，我就仰躺草地，举望它们高出大地的山脊般的马背剪影，静静地倾听它们噬噬咀嚼的声音，那窸窣的错齿声被习习晚风送入，让我心醉神迷，只想躬下身来，像马儿那样用嘴唇热吻大地母亲……

一个马群大体会由一匹大公马统领。公马一般正值壮年，膘肥体健，毛色油光铮亮，生龙活虎，在马群中十分打眼。作为一家之主，公马对自己的马群负有引领、维护、捍卫的职责，所以，它往往兼具勇敢、坚韧、智慧和明辨危险、是非的品格。

有一次在鄂温克草原，我为了拍摄一个大马群想靠近它们一些，一匹健壮的公马远远地向我跑来，它把我当作了入侵者，冲我突突地打鼻警示，闪转腾挪，向我展示它绸缎样的皮毛，瀑布般的长鬃秀尾，石磙似的肌肉，和一身高超的武艺。我与它对峙了片刻，它的眼神炯炯，却没有敌意，而是充满了星辰般的明亮和善意的劝阻，那一刻我退却了，为了它这份温良的警告。回来后我写下了诗歌：我举起了双手向一匹马臣服/向一片草原和一群马的领地臣服/落日也有主权/我向那恢宏的盛大的自然/最宏伟的自由与尊严/臣服/……

是的，这些人类驯养下的马群，还保留着那份无拘无束、无畏无惧的秉性，这是大自然最后的尊

严，是人类永远不可践踏的尊严。

## 芬芳的牧草

到了呼伦贝尔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阔。那一碧千里的沃野，起伏跌宕的山峦，纵横蜿蜒的河流，共同绘就了草原的大美之境。这是天然形成的优良牧场，没有人工播种，也不需要谁来浇灌，只得大自然的慷慨赠予。我迷恋这片草原，更沉醉于牧草的芳香。也许有人会诧异牧草的香气，我想说，那是你没有到过内蒙古最北部的这片净土，尽管近几十年里它曾遭受过种种矿业、农耕和人为的侵蚀，却纯粹依然，芬芳依旧。那清香是庄稼地和蔬菜田所没有的，是城市草坪和公园绿植所不具备的，那是自然牧草的清香，醍醐灌顶，沁人心脾。特别是几场春雨过后，群山返青，遍野吐绿，你站在呼伦贝尔草地，会觉得迎面扑来的不是风，是万顷草香，而置身其中的你正酣然欲醉。

为了弄清这香气的来源，我曾仔细地研究过这些野草。六月末的一天，在陈巴尔虎的一片放牧场，我细数了一米见方的野生植物种类：节节攀高的针茅草和冰草，开着大尾巴紫花的是马鞭草，枝叶繁茂的是野苜蓿，娇艳火红的萨日朗与黄灿如金的野罂粟竞相比美，绿莹莹的香蒿和密密匝匝的碱草，你围我绕；再下面是矮墩墩的车前子，多肉植物和害羞的小草……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草，方寸之间竟然有二十几种，但这还不是被牲畜天天啃食的稍有退化的草场。今年盛夏，我到鄂温克草原去，真正见识了古诗句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情景——因为雨水丰沛，留作秋季打草的草场一片绿莽，草深处接近腰际，那比麦地还要繁茂不知多少倍的草地，用“百花盛开”形容绝不夸张，那是怎样一片争奇斗艳的七色花海呢——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马鞭草、萨日朗等，铺天盖地的还有粉色风毛菊、野火球、野麦花、红车轴草，摇曳如海的枣红色地榆果，紫色的石沙参、穗花、野苜蓿也使出浑身解数，盛开繁星点点的小紫花来；密如繁星的还有小黄花北柴胡、小白花防风草和石头花；同样开细碎白花的还有高过所有野草的草中“骆驼”——叉分蓼（酸浆草）；而一枝独秀的野百合花，像花中的皇冠王后，傲然独立在万千花间；低调而寂寞的车前子此时都不甘落后，纷纷抽出了绿色的长穗……那数不清的草种呵，那大野茫茫的草海、花海呵，无边无涯，一直连绵到天的尽头，那是天地怎样的恩泽与造化，赋予大自然如此的富饶、美丽和繁盛。

呼伦贝尔的牛马羊和野生动物就这样渴饮泉水，饥食百草，百草中不乏赤芍、黄芪等名贵的中草药，牲畜和鸟兽各取所需，愈病健体，这是天地赐予们的口福，而牧人尽心经营牲畜，以其为食，这就是草原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共、万物因此而生生不息。

立秋时节，牧人们开始收割了，就像牧草们知道天凉了一样，打草机过处，那些没过膝盖的野草便滚到一起抱团取暖，一捆捆一垛垛，星罗棋布在草原上，仿佛是它们给大地上秋天的一行行排列整齐的诗句，那新刈过的草地，草香竟然愈发浓郁，原来它们的体液也是香的，此时正随着打草机肆意流淌，流成一条条看不到摸不着的香河，只有鼻息能够感知，能够触摸到它们的流向，那香气直至呛人的眼泪，那是被草香感动的泪水……

在这篇散记结尾时，我恍然记起一年冬季去伊敏苏木采风，闲时帮助牧主人为牛羊添草，我打开一捆牧草，把它摊拨开，一股草的陈香随即扑面而来，让我不由得惊诧，原来草的香气一直被打包在里边从未散去。我问牧主人，这牧草储存多久了，牧主人很随意地告诉我，大概有两年了吧，前年的草丰收了，一直留存到现在。

哦，原来干枯的草也是香的，我摘了一根枯草放在嘴里嚼一嚼，却是盛夏草原的味道……

## 草原夜色美

傍晚将至的时候，草原也变得宁静起来，昆虫们不再躁动，纷纷躲到草丛里去，云雀刚刚还在天空迎着落日和最后一抹夕光炫舞，这会儿就像一块石头那样，直直地砸向地面，瞬息不见了踪影。夏日的夜来得足够晚，太阳在七点半以后徐徐落到天边去，先是把一大片云霞的边缘熨红了，接着，暗淡的山岗也被它点燃起来，照这样下去，它会烧毁一切，可地平线太厚重了，像巨大的不可动摇的铁板。晚八时许，太阳终于将身下这块铸铁融化出一条缺口，它开始陷落，像一位辉煌的大师谢幕，幕布拉下来，大师隐身了，可它的余晖还在，还要持续影响后世，它身后留下的那些晚霞得它的光辉照耀，还要火红到很晚很晚，周遭的天际也在感受它的余温，变成空蒙的紫色，与渐暗的大地相比，西面的天空至晚九点左右还显澄明，那清澈的光比白日里的任何时刻都显得深邃，显得弥足珍贵。当头顶上泼墨般的流云渐渐消隐于黑暗，最后一条木炭似的晚霞也燃成了灰烬，星星们开始在天空登场，它们倾巢出动，只要抬头，就会看到它们若隐若现的身影。一小块月亮原来是在南面的天空悬着的，它该是夜的主角，不过因了前主角的掌声迟迟不息，它一直被忽略，现在终于显露出来，原来它也是一位妙不可言的美人，晶莹剔透，矜持而娇羞。这时的夜空方圆满，变得愈发动人起来，你在草原的随便一处，都会感受到它的端庄秀美，它的沉静雍容，而地球上

肃立的你仅渺小如一只淹没在黑夜里的蚂蚁。

草原的夜风也是迷人的，无论白天多么炎热，待夜幕四合，夜风便会送来沁人的凉爽。这当儿，归圈的牛羊正细细反刍，马群埋在夜色里响鼻食草，此时清凉的夜风多么重要，会替牲畜梳理皮毛，刮去它们一身的汗水，更会适时轰走嗡嗡乱转的蚊虫。不远处，隐隐约约的蒙古包上歪斜着一缕炊烟，那也是夜风的杰作，似把牧人的乡愁拉长，吹远……侧耳倾听，风轻草动，沙沙如细雨飞雪；风轻星动，空茫似大音希声；风轻心动，那是热泪盈眶的我在感恩上天，让自己有幸见此美景，来这世上走过去一遭……

草原的晚会排序井然，日落前是鸟们的即兴和声，日落之后，舞台转场，表演者从水泡和湖泊涌现，宛若一群倒映在水面的星子，它们的合唱有点匆忙，有点迫不及待，那一池不太整齐的蛙鸣此起彼伏，震荡着风的耳鼓。待到夜色黑透，真正的繁星乍现时，蛙们就乖乖地闭上了嘴巴，像处子般静止不动了。晚十点，草原只剩下了皎月之光，只剩下星星的窃窃私语，只剩下了无法言说的静谧……

这一切要一直延续五个小时之久，待那位辉煌的大师魔法般地再次从东方驾临，一时间百鸟齐鸣，昆虫群舞，蚂蚁出洞，夜色才像蜷缩在蒙古包前的黑犬那样，不紧不慢地摇着尾巴追赶早起的牛羊群去了……而享用了一晚美丽夜色的我，这时却要倒头睡去，沉入草原今世的梦中……

## 风云变幻的草原

在呼伦贝尔，风和云比谁都常见，迎面是风，抬头见云，风和云是草原的常客。牧人也最关心风，有云有风才有天气预报，电视广播里一般都把云多云少放在前面说，然后说风——今天到明天，牧区多云，X级西南风……预计明天到后天阴，有小雨，西北风X级（“阴”是云多得把太阳都遮挡了的意思）……所以风云在草原相当重要，相当于两位贵宾，关系到牧草的长势，牧人的牛羊是否肥壮。这两位贵宾非比寻常，都身怀绝技，善于魔法，会七十二变。但牧区的老人不这么说，他们说，草原的天是小孩子脸，老人说的和我说的都差不多，都在形容天上的风云多变，多变到什么程度呢，我这么说吧，变幻莫测，乱七八糟，一塌糊涂，都可以形容它们。这么说来，它们更像小孩子的涂鸦，胡乱画，天马行空，想象力丰富，有时画成一团死黑，一团乌墨，然后用衣袖随便一抹，再重新画。

夏秋时节是风云最起劲的时候，如果你出门看到天空如洗，一碧万里，太阳甩开膀子一顿炙烤，到处看不到风和云的影子，不要着急，那是风和云去别处串门了，此时也许在贝加尔湖玛利亚大婶家的上空，或者大兴安岭鄂温克驯鹿营地里，抑或日本海、黄海的捕鱼船甲板上，待不了两天就转回来。说着说着就风起云涌了，它们从哪面来要看风向，要看它们高不高兴，有时你以为是西南风，可不会一会儿就变了，变成了东北风。原来风也分团伙，看谁压倒谁，谁能占上风，谁就可以裹挟着云朵，像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，号令天下云团。云听到了集结号，不到半天的工夫，千军万马齐聚而来，好家伙，那阵势真像把大海搬到了天上，铺天盖地的。此时集团军还没有接到进军的指令，各自为政，南边一大片马鸣萧萧，北边一大群紧锣密鼓。太阳光还没有被完全遮挡，见缝插针，从层层云层里泻下的光格外辉煌，像从空中射下的一捆捆熠熠生辉的箭簇。就这么波涛汹涌了好一阵子，有的军团挨不住寂寞，开始私自行动，四面望一望就知道了哪块云朵开小差了，哪儿与地面雾气腾腾地连成一片，哪儿就在下雨。有时东边日出西边雨，也是常有的事儿。

我在草原见过最大的一场风雨是在一个夏日午后。那天天空有着明显的假象，几乎看不到什么闲云，可牧民大叔却说要来雨了，他指着西南方向的一片云给我看，我只感觉那里的天很暗，有山那么大的一片云，因为距离甚远也没看出它的端倪。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沙尘四起，那座大山黑压压而来，气势汹汹，转瞬间天就黑下来，黑得真像一大口黑锅底，让人毛骨悚然，以为来了什么妖魔鬼怪，或者世界末日降临了一般。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奔逃，还没跑出几步远，暴雨倾盆而下，倾盆也不准确，应该是把大海直接倒在了头顶，我们只有在海水里拼命游泳的份儿。

雨晴之后的天空，风息了，云也折腾累了，退出一大片天蓝给草原。此时的云，有的像水墨画大师任意而为的泼墨，色彩绚烂；有的蹲在天边，犹如洁白而高耸的雪山，其实用雪山也无法形容，那是一群比大象高出一万倍的白色天马，正漫天打滚，横空踢踏。此刻，一条七色的绚丽彩虹作为最后的表演，它要为这场风雨盛宴添上神来之笔，直至升华到神奇壮丽的意境——当它慢慢爬上云梢，大自然的交响乐便由远及近徐徐奏起，先是云雀鸟的独自歌喉拉开序幕，接着蚂蚱、蟋蟀，各种不知名的昆虫振翅而鸣，布谷鸟、百灵、灰鹤、天鹅都加入进来，且歌且舞，牛群羊群开始和声；牧草拉的是小提琴，风吟奏着长笛，伴着云际里远去的雷声隆隆……这瑰丽壮阔的诗篇非天堂才有，更常在人间草原……

待到明天，风和云又会去别处沐浴大地，恩泽生灵，但总有一些散兵掉队，余下一些闲云为牧人遮阴避暑。那些闲云团团簇簇，雪白如棉，更似牧人把羊群放牧在了天上……



## 风吹草原

□ 李岩

幽思中呈现出草原的葱翠

把鸟鸣，粘浮在草尖上的星群

把昆虫与草的絮语

把马头琴，牧歌

把与月光嬉戏的白羊羔红马驹黄牛犊

在脑海中又一一重温

露珠心疼草原。草原像慈母

把身心全部无私奉献

却从不考虑身心是否疲惫

额头上是否已悄悄增添皱纹

此时，在露珠眼里

秋草宛若生产的母亲

把草籽又一颗颗抖落草地

凝重深沉的爱，肆意延伸……

## 牧春

嫩草如婴儿

羊叫的声音如婴儿

羊吃草的声音如婴儿

牧人目光倦散

脸颊涌荡红润

阳光醉泣：

羊与牧羊人

一朵春天

安慰着另一朵春天……

## 静夜

星落河而成灯

草与露珠亲吻

蒙古马，汗血马

那是草原深处

千百年不消失的灵魂

风吹远，将静谧吹成

愈加喧嚣的日轮……

## 风吹草原

风吹草原

吹过草原的坦荡与辽阔

草的芬芳花的芬芳浸入衣襟

心愈加狂喜眸子愈加澄明

一切都如此通透

那个叫巴特尔的蒙古汉子

牵着那匹雪白的骏马

奔向湖边的那片丛林

风已放慢脚步

柔柔地抚摸着他的络腮胡子

柔柔地把骏马的周身亲吻

那气息好熟悉，让他心跳加速

四面八方涌来娜仁花的眼神

那清澈明亮宛若皎月

没错儿，就在那片丛林

月光下，顾不上马头琴的琴音

躺在草地上，那双